

文藝評論集

包遵彭等著

中國青年年寫作協會主編
正中書局印行

中國青年寫作協會主編

文藝論評集

正中書局印行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版初臺月二十年四十四國民華中
版三臺月九年一十六國民華中

集評論藝文

分五角六價定本基 冊一全

(費滙費運加酌埠外)

會協	作寫	年	青	國	中	者	編	主
等	彭		遵		包	作		著
潔					李	人	行	發
局	書	中		正		刷	印	行

(號十二路陽衡市北臺灣臺)

(號二十段一路昌南市北臺遷暫)

司公書圖成集 銷經總外海

(下地號三五一術衣洗角旺龍九港香)

店書風海

(地番五目丁一町保神田神區田代千都京東本日)

華裕(3776) 號八七六〇第字業臺版內 證記登部署內

(500)

目次

論三寶太監下西洋記演義與天后故事的影響·····	包遵彭 (一)
水滸傳與秧歌王朝·····	包遵彭 (二一)
論散文的寫作·····	王聿均 (三九)
與徐訐論寫實主義·····	王集叢 (五一)
外國詩歌概述·····	高明 (六四)
論文學批評·····	孫陵 (九九)
抒情詩的認識·····	覃子豪 (一一〇)
文藝與心理·····	葉清萍 (一一七)
論文藝的民主·····	葛賢寧 (一二八)
體裁之形成及其發展·····	趙友培 (一四七)

論三寶太監下西洋記演義與天后故事

包遵彭

一、海洋文學與海權建設

瑞士人 John David W. VSS (1743—1818) 的魯濱遜漂流記，曾燃起英國及歐洲人熾烈之航海熱，馬哥孛羅遊記曾激起哥倫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之遠航發現新大陸，創造歷史上之大西洋時代。

明萬曆二年，南里人羅懋登所撰「三寶太監下西洋記通俗演義」，是描述鄭和遍歷南海暹羅灣、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及摩森比克海峽等海上遊記，是一本我國早期最具價值的海洋文學巨著，由於明代宗教信仰的迷信與想像的離奇，為歷史上的全盛時期，這部書必然的富有神怪荒誕的色彩。俞樾曾說：「其書視太公封神，玄奘取經，尤為荒誕，而筆意恣肆，則似過之。乃彼皆盛行，而此顧不甚著，何也？文章之傳與不傳，若有數存，雖平話亦然歟！」西洋記沒有能夠獲得理想的社會影響，使大明初期的海國雄圖進一步的發展，實則原不在於「敷」，恰恰是由於「人為」。據明史籍的記載，當時頗以諸國隨寶船入朝為煩費之事。例如成祖實錄永樂十九年四月條說：「連年四方蠻夷朝貢之使，相望於道，實罷中國」

（實錄卷二百三十六）。故當成祖之崩，仁宗問以敕詔所宜，對以罷西洋取寶船等事，皆從之（明史夏原吉傳）。此後宣德間，雖曾再下西洋，然不久即無形停止。憲宗成化間，有中貴迎合上意者，重提永樂故事，詔索鄭和出使水程，兵部尚書項忠命吏入庫檢舊案不得，蓋先爲車駕郎中劉大夏所匿。忠笞吏，復令人檢，三日，終莫能得。大夏祕不言。會臺諫論止其事，忠詰吏謂庫中案卷，寧能失去。大夏在旁對曰：「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尙何追究其有無哉？」忠竦然聽之，降位曰：「君陰德不細，此外不久當屬君矣」。大夏後來果至兵部尚書（殊域周咨錄卷八瑣里古里），這可以看出當時一般士大夫的心理，既視通使海外爲一敝政，無怪乎國家開拓海運與海權的大計中斬，同時也規定了西洋記不能像魯濱遜漂流記、馬哥孛羅遊記一樣，催生新時代的降臨。而使歷史階段上古老中國在海洋舞台上，演出了一幕悲劇。

西洋記述鄭和下三十九國，其寫戰局鬥法，頗似受「封神榜」與「西遊記」的影響，征服各國情形及風土國情之描寫，則似根據馬歡的「瀛涯勝覽」及費信的「星槎勝覽」二書。其故事多有根據。作者原序說：「……今者東事倥傯，何如西戎即敘，……當事者尙興撫

脾之思乎？」春在堂隨筆載：「然則此書之作，蓋以嘉靖以後，外患方殷，故作此書寓思古傷今之意，紓憂時感事之忱，三復其文可爲長太息矣。」此書的著作動機，原不止於以光怪陸離取悅讀者，而實寄有鼓舞海洋發展的崇高寓意。

二、西洋記演義中的古神話

有明一代海國的雄圖，由太祖開端。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詔建國學於首都欽天山之陽，爲明之第二國立大學。永樂五年（一四〇七）選監生習譯外國文字。至十年增加學額爲一百二十人。我大學學生之習外國語文，卽以此爲始。自洪武以來，東南亞洲諸國朝貢中國者至爲頻繁。探悉其文字，正是進一步了解其國俗政情的初階。迄成祖既北定韃靼，躍兵於烏果海以西，西闢烏斯藏，南戡平南越之後，一面令鄭和出使，樹威新國。永樂三年（一四〇五年）第一次航海，所有官校士兵共計二萬七千八百七十餘人，分載寶船六十三號之多。其大船長四十四丈，闊十八丈，中船長三十七丈，闊十五丈，卽南京寶船廠所造。和至非洲東海岸在宣德五年（一四三〇年），葡萄牙人達非洲東南端好望角在一四八二年，尙在鄭和後五十八年。再後四年（一四九二年卽明孝宗弘治五年），哥倫布始發現新大陸。按哥倫布第一次航海，所乘海船僅三艘（重量一百噸五十噸四十噸各一），海員亦僅八十八人。與我相

較，真是瞠乎其後。可惜中國士大夫沒有像保羅市（Palos）市民對哥倫布的資助，使遠航海外的大業蔚為風尚。西洋記自然不易獲得青睞，被斥為不值一顧的神怪傳奇了。

鄭和下西洋所經歷的航程港口，既出於一般人的想像力之外，而限於傳統的以「中國」為「天下」的知識範疇，自然一事一物都會被認為是奇跡，而傳播為神話。何況作為西洋記演義藍本的馬費兩書所記載的如屍致魚、陀龍尊者弄虎、黃虎化人……等均光怪陸離，難怪後來之傳說更撲朔迷離。這祇要一看天后聖母聖蹟圖誌全集及敕封天后志等書就可知道。

以宦官為出征重洋的大將，原是明代宮廷政治的變態。故小說中特舉出「帥星入斗口」「天河蝦蟆精轉世」等無稽言論，為皇家支吾圓說。

「西洋記」中神怪部份，以金碧峯張天師一僧一道為主，以表明「三教同流」之主旨，但實際上作者多少似含重僧輕道之嫌。「西洋記」中既將金碧峯寫得如是重要，似非虛構人物。七修類稿載云：「太祖建都南京，和尚金碧峯啓之，見客座新聞」。張天師則更為深入民間之神話人物，元曲中有「張天師夜祭辰鉤月」，「張天師斷歲寒三友」，「張天師斷風花雪月」等雜劇。其所敘神話世界，範圍較一般小說為廣，舉凡神仙流派，天地神鬼之組織，羅列得極為詳盡。「西遊記」「封神榜」中所有之知名神仙，書中盡有，且又增有玄天上帝

（即北遊記中之真武帝君），驪山老母（即說唐後傳中之黎山老母），三官上帝（他處未見，年終祭神有此神）等。其間李靖哪咤父子，四大金剛，四海龍王，十殿閻羅，三清老祖，與封神榜西遊記均相仿。惟封神榜中燃燈道人爲元始天尊十二弟子之一，後歸佛教，西遊記中燃燈爲如來之師，三清祖師見之竟不敢怠慢，地位增高不少。八仙姓名，西遊記中有風僧壽，元壺子，而無張果老，何仙姑。唐僧三徒姓名則作齊天大聖、朱八戒、譙來僧，與今日所流傳頗有出入，或係方言不同，以訛傳訛之故。

「西洋記」搜羅明代之街談巷語中，至今仍熟識可考者更有下列諸種：

一、第六回，述五嶽四瀆神姓名，五嶽爲金虹、善里、崇里、晨萼、憚善等五大帝，與「封神榜」所述黃飛虎等死後爲五嶽全異。今日嶽廟中及瀆神廟中所用的則與「西洋記」相同。

二、第九回，有三茅真君得道及成祖打玉璽故事。爲今日所熟習之「茅山道士」出處。

三、十一回，呂洞賓三戲白牡丹，及白城隍老鼠偷蛋故事。錢曾「也是園」書目中有元無名氏之「呂洞賓戲白牡丹」雜劇，紫桃軒雜綴云：「昔人謂谷永字春云，實作劇秦美新，而以異楊雄。宋方士顏洞賓，以採戰邪術昵白牡丹，而以累純陽。」「呂祖全書」中亦力

辯白牡丹之誣。又「也是園」書目中尙有「呂純陽點化度黃龍」一本，「西洋記」則是黃龍禪師收服呂洞賓，迥然不同。

四、二十回，李海得珠故事，據清褚人獲（字稼）堅瓠集云：「……碣石剩談云：三寶太監者，雲南人也，相傳下海時，一人忽癲，乃棄於岸側，其人夜見大蛇下岸飲水，恐爲所傷，削竹置所經處，蛇腹裂死……蛇殪得珠數斗，中有夜明珠。後太監回，其人呼與共載，乃獻夜明珠，九鷺香，并太監所得一寶，共爲三寶云。」（堅瓠七集卷一三保太監）李海遇猴精，亦爲民間流行之人猴結合故事，錄鬼簿載元鄭遷玉有「孫恪遇猿」一事，疑卽所本。

五、四十三回，龜山老母故事。錄鬼簿載元高文秀有木叉行者鎖水母一雜劇，今日皮簧戲有「泗洲城」。惟征水母者，皮簧中爲齊天大聖，元曲中爲木叉行者，「西洋記」中則爲泗洲大聖。

六、四十四回，陳希夷又叫陳搏老祖，高臥洞中，元曲馬致遠有「太華山陳搏高臥」雜劇。

七、五十六回，和合二仙來歷，和合俗名招財、進寶，又名招寶二童子，「西洋記」中所云及其形貌，與今日所傳均相近。

八、五十七回，張躡躡故事，張三峯在今日傳說中，已成南派技擊中劍術之祖師。宮內紅綫脈之說，今日醫家恐仍有知其說者。

九、八十七回，王明下陰司，遇生前妻事，與今椰車戲「陰陽河」之情節頗類似。

十、九十回，五鬼鬧判。按元曲中有「五鬼聽琴」「五鬼鬧鍾馗」等劇與五鬼鬧判同爲街談巷說中流傳極盛之傳說，但鬼聚必以五數，亦頗可笑。此似淵源於韓愈「送窮文」中五鬼之說。

十一、九十一回，田孟沂遇薛濤魂故事，見明李楨剪燈餘話。

十二、九十二回，玉通和尚事，見古今小說卷三十：「明悟禪師趕五戒」。

十三、九十四回，金絲鯉魚故事。九十五回五鼠鬧東京故事，均爲包龍圖傳說。今七俠五義之五鼠鬧東京，則將五鼠改爲五義士，與原說漠然無關。

十四、五十六回，護法神奶兒歷史，及水火四聖門神奶；九十六回魚王故事，九十八回宗氏三弟兄及水族各神歷史；七十一回鹿皮神等已無法考知，今後恐將依「西洋記」流傳而保留。

其他尚有甚多傳說至今仍有影響者，全書所在皆有。

三、天后傳奇

三寶太監下西洋記演義搜羅的民間傳說、俗語，較其他任何通俗小說爲豐富。對保留古代傳說，研究中國民俗學和中國神話學，貢獻極大。特別是對天妃海上救難的故事，對後來尤有深遠的影響。

西洋記第二十二回有「天妃宮夜助天燈」的事，當鄭和等寶船過了吸鐵嶺，到西洋海子口上時，忽然一陣狂風，烏天黑地，浪滾濤翻，各船都被打得離幫，危險萬狀。鄭和等即時跪下稽首道：「信士弟子鄭某王某，恭奉南瞻部洲，大明國朱皇帝欽差，前往南洋，撫夷取寶。不料海洋之上，風狂浪大，寶船將危，望祈天神俯垂護佑，回朝之日，永奉香燈。禱告已畢，只見半空中嘩喇一聲響，響聲裏掉下一個天神，天神手裏拿着一盞紅燈。明明白白聽見那個天神喝道：什麼人作風哩？又喝聲道：什麼人作浪哩？那天神有些妙處，喝聲風，風就不見了，喝聲浪，浪就不見了。一會兒風平浪靜。」經過兩元帥懇求姓名之後，「只聽得半空中，那位尊神說道：吾神天妃宮主是也，奉玉帝敕旨，永護大明國寶船，汝等日間瞻視太陽所行，夜來觀看紅燈所在，永無疎失，福國庇民」。這一故事雖不免離奇怪誕，但它却是根源於鄭和的正式紀錄「通番事蹟碑」。鄭和曾說：

「和等自永樂初奉使諸番，今經七次，……涉滄溟十萬里。觀夫鯨波接天，浩浩無涯，

或煙霧之溟濛，或風浪之崔嵬。海洋之狀，變態無時，而我之靈帆高張，晝夜星馳，非仗神功曷能康濟，直有險阻，一稱神號，感應如響，卽有神燈燭於帆檣，靈光一臨，則變險爲夷，舟師恬然，咸保無虞。」（見吳都文粹續集）。

後來，成祖，也有御制文書稱頌這件事。可見得當時的廟堂與民間都盛傳這件事。

天后，亦稱爲天妃、天母、天上聖母，俗稱媽祖。有關其身世的傳說，正同一般神話一樣，撲朔迷離。據福建通志記載：「后姓林，世居莆之湄州嶼，宋都巡檢林愿（乾隆長樂縣志作林孚）第六女也。始生時，地變紫，有祥光異香。長能乘席渡海，乘雲遊島嶼間。」張燮東西洋考記述較詳。據說天妃父林愿任都巡檢，在五代閩王時，「母王氏，妃生於宋元祐八年（原注：一云太平興國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始生而地變紫，有祥光異香，幼時，通悟祕法。預談休咎，無不奇中。鄉民以疾告輒愈，長能座席亂流而濟。人呼神女，或曰龍女。雍熙四年二月十九日昇化（原注：一云景德三年十月初十日）。蓋是時妃年三十餘矣」。按前說天后生於元祐八年（公元一〇九三），卒於雍熙四年（公元九八七），是卒於生前一〇六年，絕無此理。且其父爲都巡檢，如眞爲五代閩王時，查閩王氏據福建起自公元八九三年，止於九四四年，共祇四十九年。姑卽以最後一年之公元九四四年時爲巡檢，亦絕不能於一百四

十九年後生女。這種說法，很明顯的爲不經之談。如就原注所說：生於太平興國四年，卒於景德三年（公元九七九——一〇〇六），計享年二十八歲，雖亦爲傳說，但稍近理。與原書所說：「蓋是時妃年三十餘矣」；長樂縣志所說：「室處三十載而卒」，大體可通。至於其誕生日期，各書多記爲三月二十三日，似無異說。

作者曩時服務海軍，嘗見各艦中多供天后神位。據海軍故老相傳，天后生性極孝，因其父乘船沉歿。乃不顧生命跳入海中，尋找父屍。迄三日後天后屍浮起後，口啣乃父頭髮一撮。卽以此一點孝誠，遂爲後世所崇敬。累著靈異，成爲民間特別是航海者心目中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趙翼曾說：「竊意神之功效如此，豈林氏一女子所能。蓋水爲陰類，其象維女，地媾配天則曰后，水陰次之則曰妃，天妃之名，卽謂水神之本號，爲林氏女之說，不必泥也」（陔餘叢考）。這一解釋，似乎是不無道理的。

四、千餘年來的靈異

由一種神話的傳說，經由長期的層累的附會，能够在民間與廟堂築成深信不疑的信仰，天后的傳奇，是最好的例子。傳說她最初祇於昇化後，嘗穿朱衣飛翔海上，里人建廟祠祭。航海遇風者禱之，累著靈驗。號稱通賢神女或龍女。其後接着封爲夫人（宋紹興二十六年）

，加封爲妃（光宗紹熙元年），最後竟晉爵爲后（清康熙二十三年）。

依史文記載，其最初較顯著的事蹟是在宋徽宗宣和五年（公元一一二五），「給事中路元迪使高麗，中流震風，七舟俱溺，獨路所乘，神降於檣，安流以濟。使還奏聞，特賜順濟廟號」（福建通志）。到欽宗時，「紹興乙卯駕風掃海寇。乾道二年，又降於白湖，掘井飲疫者。累封靈慧、昭應、崇福夫人」（同上）。到淳熙十一年，加封善利夫人。光宗紹熙元年以救旱功，晉爵爲惠靈妃。寧宗慶元四年，「以霧遮大溪寇」，加助順之號；開禧二年，「解淮甸圍；莆民艱食，米船阻於朔風，神反風卽至」，嘉定元年，加顯衛之號，嘉定十年，加英烈之號；理宗嘉熙三年，封靈惠助順嘉應慈濟妃；四年，封靈惠協正嘉惠慈濟妃；景定二年，「巨寇泊祠下禱神，不允，羣肆暴慢，醉臥廊廡間，神縱火焚之，各自踣跡而斃，有司以聞」，封靈惠顯濟嘉應善慶妃。這是宋代的大概情形。

到元代，因舟師遠征海外的戰役頻繁，及海運的創興，所以對天后敬奉不衰。世祖至元十五年加封護國明著靈惠協正善慶顯濟天妃，二十五年再加封廣祐明著天妃。成宗大德三年封護國庇民明著天妃。明認天妃爲神。英宗時累遣使致祭。文宗天曆二年，除加封外，并賜廟額曰：靈慈。順帝至正十四年，「詔加號海神爲輔國護聖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據元史

記載：「直沽、平江、周涇、泉、福、興化等處皆有廟」

明代因立國規模及永樂後寶船先後出使海外，故天后的事蹟與封典更多。太祖洪武五年正月，敕封爲昭孝純正孚濟感應聖妃御製祭文遣官貤祭。到成祖時，據敕封天后志載：「明永樂元年（注：實誤。鄭和最早一次奉使爲三年，前此無出使事），差太監鄭和等使暹羅國，至廣州大星洋，遭風舟將覆，舟工請禱於神……宛見神立於桅端，風恬浪靜」。又天后聖蹟圖誌載：「永樂七年，欽差太監鄭和往西洋，水途適遇狂飈，禱神求庇，遂得安全」。同年欽差太監統領指揮陳慶等往西洋，途遇賊舟被困，經祈禱天后，「遠望神儼現空中」，遂轉敗爲功（勅封天后志）。十二年，內官甘泉送榜葛刺國王，海中危急，禱祝獲安。十三年內官侯顯往榜葛刺國，祈禱屢叨顯應（均見聖蹟圖誌）。十九年，「欽差內使張元往榜葛刺國，於鎮東海洋中，官舟遭大風……急叩神求祐。言未畢，忽見狂風旋舞中，有赤旆飛揚。衆疑其不祥。須臾霰下，風息浪平。舟人踴躍懼忭，皆云：頃赤旆飛揚，實神靈返颺之力」宣德五年，欽差太監楊洪等下西洋，「一日舟至中流，天日清霽，遠望大嶼橫峙海中，上多怪石，錯生海物。衆曰舟中沉鬱已久，盍登岸少舒。各奪磴而上，一女子攜筐採螺蜃，競迫視之。洪恐其肆慢，趨前呵止，女子忽不見。回首大嶼已沒，方知前所登嶼，卽巨鰲浮

現，其美女乃天妃現身，救此數十人也」（均見救封天后志）。

此一系列之史文顯示，天后信仰的傳播，幾全部起於航海者之間。在昔航海知識未備時，無論是出使海外的封舟，遠征異域的舟師，出沒波濤的海盜，或以舟爲田的賈販，在汪洋萬頃驚濤駭浪之中，一遇險阻，卽禱祝神祇，求取庇祐。固是自然之勢。故夢梁錄說：「妃之靈著，多於海洋之中，佑護船舶，其功甚大」；陔餘叢談說：「江漢間操舟者，率奉天妃，而海上尤甚」。

天后於千餘年間，獲得歷代政府的褒揚封典，這又與歷代政府之國策攸關。天后最初受朝廷廟號，卽因徽宗遣使高麗。建炎以後，南宋一代之國用，泰半仰賴於沿海市舶。而海上國際貿易的興隆，需要鼓舞海洋發展及一種航海安全的心理建設。蒙古統一江南，得於海洋世家蒲壽庚之歸降，其後奠都北平，國家經濟命脈更寄托於張瑄朱清的海上漕運（其規模之大，可參看大元海運記，雪堂叢刻本）。且自至元十一年至三十年，其大規模之海軍曾遠越重洋，征撫日本、琉球、爪哇、安南、占城、緬甸。其仰望於天后護佑者，實至殷切。方杰人教授中西交通史引元朱德潤存復齋文集卷一，證明其時每年兩海運，皆須先期祀天妃於漕廟所；林氏宗譜并載有世祖至元八年詔書，有云：「遣正奉大夫宣慰使，左副都元師兼福建